

文化名门世家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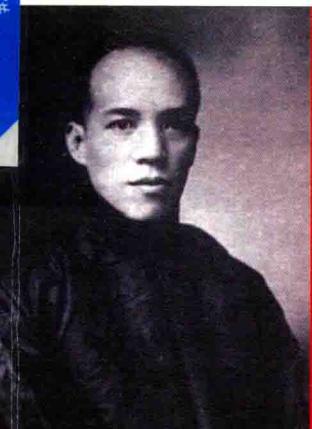
新会梁氏

梁启超家族文化史

罗检秋著

今天下之可忧者，莫中国若；天下之可爱者，亦莫中国若。吾愈益忧之，则愈益爱之；愈益爱之，则愈益忧之。既欲哭之，又欲歌之。

——梁启超

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大浪淘沙方显本色

文化名门世家丛书

新会梁氏

梁启超家族文化史

罗检秋 著

山东画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新会梁氏：梁启超家族文化史 / 罗检秋著. —济南：山东画报出版社，2018.6

（文化名门世家丛书）

ISBN 978-7-5474-1803-1

I.①新… II.①罗… III.①梁启超 (1873-1929) ——家族—文化史 IV.①K820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46884号

新会梁氏：梁启超家族文化史

罗检秋著

责任编辑 姜 辉

装帧设计 王 钧

出版人 李文波

主管单位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

社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

电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470

市场部 (0531) 82098479 82098476 (传真)

网址 <http://www.hbcb.com.cn>

电子信箱 hbcb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规 格 160毫米×230毫米

29印张 53幅图 500千字

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

印 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-4000

书 号 ISBN 978-7-5474-1803-1

定 价 54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更换。

目 录

引言 / 1

第一章 新会梁家 / 3

一 家族·家世 / 5

二 家学·家教 / 13

三 “凌云塔下凌云想” / 21

第二章 海纳百川 / 27

一 学海堂：治训诂词章 / 29

二 万木草堂：超越乾嘉学派 / 33

 北京、上海之行 / 33

 拜师康有为 / 34

 治今文经、诸子之学 / 37

 “小心结豪俊” / 45

三 从《时务报》到时务学堂 / 53

第三章 创造的新世纪 / 61

一 流亡生涯 / 63

“割慈忍泪出国门”	/ 63
“第二故乡”	/ 65
彷徨与苦闷	/ 67
檀香山恋情	/ 70
二 输入西方学理	/ 73
三 传统的阐释与创新	/ 81
反对尊孔保教	/ 81
阐释非儒学派	/ 83
新史学的发轫	/ 89
文学“革命”	/ 92
四 “新民说”	/ 97
文化溯源	/ 97
道德主题	/ 99
近代观念	/ 101
国家主义	/ 106

第四章 探索现代化 / 109

一 推进宪政	/ 111
二 尝试民主政治	/ 123
三 中国式的“社会主义”	/ 137

第五章 文化宗师 / 145

一 “文化调和主义”	/ 147
融合中西	/ 148
调和心物	/ 152
推动文化交流	/ 157
二 “著论求为百世师”	/ 161
再现诸子价值	/ 162
概论清学	/ 166

总结“历史研究法” / 169	
佛光里的沉思 / 172	
三 导师风范 / 177	
办学与讲学 / 177	
自强不息 / 181	
求真与致用 / 183	
博与精 / 187	
厚德载物 / 190	
 第六章 手足之间 / 195	
一 词学名家梁启勋 / 197	
任公的助手 / 197	
人生哲学 / 201	
“海波浮动群山立” / 204	
词学成就 / 207	
史学心得 / 218	
二 哲学史家梁启雄 / 223	
《荀子简释》 / 224	
《韩子浅解》 / 228	
《廿四史传目引得》 / 233	
 第七章 薪尽火传：梁启超与下一代 / 235	
一 两代情深 / 237	
二 政治与学术之间 / 255	
三 学问之道 / 261	
为学与做人 / 261	
选择专业 / 264	
务实学风 / 267	
四 “寒士家风” / 271	

第八章 阐释建筑文化：以梁思成为中心 / 277

- 一 学贯中西 / 279
- 二 初露锋芒 / 289
- 三 从建筑体味文化 / 297
 - 文坛才女林徽因 / 297
 - 河北访古 / 301
 - 探寻山西遗构 / 304
 - 建筑的文化意蕴 / 306
 - 解析中国建筑 / 309
- 四 流亡学者 / 313
 - 从北平到昆明 / 313
 - 四川的考察 / 314
 - 在李庄 / 316
 - 《中国建筑史》 / 317
- 五 为了北京城 / 321
 - 被拒绝的“建议” / 322
 - 城墙的存废 / 326
 - 共和国的象征 / 329
- 六 在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 / 337
 - 建造民族性 / 337
 - 批判与检讨 / 341
 - “新而中”的困惑 / 346
- 七 学界宗师 / 351
 - 建筑系的开山 / 351
 - 学生眼中的梁思成 / 354
 - 晚年心境 / 358

第九章 发掘古文明：梁思永 / 365

一	从书斋走向田野	/ 367
二	现代考古学的开拓者	/ 381
	遗物分类的精细化	/ 382
	田野发掘的科学化	/ 384
	从“水平层”到“文化层”	/ 387
三	重识远古文化	/ 391
	否定“中国文化西来说”	/ 392
	远古文化的多源性	/ 398

第十章 回响与余韵 / 401

一	图书馆学家梁思庄	/ 403
	留学北美	/ 403
	家学渊源	/ 405
	生活坎坷	/ 410
二	走近民生现实的梁思达	/ 415
	考察“合作事业”	/ 416
	面粉工业资料	/ 422
三	火箭专家梁思礼	/ 425
四	余韵流长	/ 433

结语：一个意蕴深厚的文化现象 / 437

附录：新会梁氏世系 / 443

参考书目举要 / 447

一、	参考资料	/ 447
二、	参考近著	/ 448

后记 / 451

引言

金秋时节，北京的香山已是漫山红叶，层林尽染。卧佛寺东边的山坡上有一片开阔的墓地，在青松翠柏的簇拥中，显得分外幽静、庄严肃穆。

沿小路爬坡而上，经过郁郁葱葱的柏树林，便来到花岗石砌成的墓基之上。形状如榫的汉白玉墓碑面南耸立，上刻“先考任公府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”。这便是一代文化宗师梁启超和夫人李蕙仙的安息之所。墓碑是梁任公的儿子、儿媳——著名建筑师梁思成、林徽因设计的，背面刻着他九位子女的名字。墓的后面有两棵高大的白皮松。靠东边还有一棵较小的白皮松，是著名火箭专家梁思礼等人种植的“母亲树”，以纪念任公的另一位夫人王桂荃，一位默默奉献的善良女性。看着这三棵枝繁叶茂、生机勃勃的白皮松，令人想起和谐、美满的梁家。

墓基下面，有梁任公的弟弟哲学史家梁启雄之墓。炮兵上校梁思忠、图书馆学家梁思庄也在这里陪伴着慈爱的父亲，也许在继续聆听教诲吧。整齐葱翠的松柏林中，墓基西侧九棵高大、挺拔的松树尤其引人注目。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。九棵松树已成栋梁之材，任公的九位儿女也在他身后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就。

伫立林中，静听阵阵袭来的松涛声，不禁联想起南国海边新会的波涛。梁任公说：“余实中国极南之一岛民也。”然而，这出自耕读之家的“岛民”竟成为一代宗师。百年来风云变幻，潮起潮落，却未能冲淡梁启超的影响。理性地回味他对中国文化的见解，对国民性的反思和改造、对中国现代化的探索……

至今都感受到其珍贵的价值。不仅如此，梁启超的匆匆一生也蕴藏着丰富的人生况味。在这里，我们感受到近代知识分子炽热的爱国情怀，在中西冲突、文化转型之中的复杂心态，更发现了中国文人学士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典型意义。梁启超留下的不仅是一千多万字的作品，还有他那“修身、齐家”的精神力量和深刻启示！

近代以来，一些思想家、学者比较中西特点时，莫不承认中国文化的家族主义色彩。家族是个人成长的起点，也是社会生活的中心，举凡国家的政治、法律、宗教、伦理等，无不渗透着家族主义的因素。所谓一损皆损，一荣皆荣，成为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。修齐治平成为中国士大夫的人生理想，也是儒家“内圣外王”的体现。实际上，“齐家”是事功的起点。

不幸的是千百年来，不要说“治国”“平天下”的理想高调入云，真正做好“修身”“齐家”的又有几人？梁启超渴望祖国富强、人民安康，不断地为此奔走呼号。他为维新运动、立宪政治、护国运动屡建奇功，但终究没能施展政治抱负。专制主义阻碍了梁氏的事功道路，他转而将“治国”之梦托之于文化启蒙，并将人生感悟润泽在子女身上。他把众多子女培养成有益于社会的学者、专家，造就了令人瞩目的文化世家。这显然蕴藏着深厚的“齐家”之道。

透过梁家，我们仿佛看到了家族文化的巨大转变。梁家作为一个学术、文化群体带有传统家族的某些色彩，但既不是贾府式的世家大族，也非以祠堂、族田为纽带的乡村家族。在近代商品经济和西方文化的冲击下，家族主义的政治纽带逐渐崩溃，依靠官职荫庇的政治家族日渐减少。乡村中带有封建性的族权也在衰落，祠堂、族田、族谱的纽带作用渐趋弱小。代之而起的是经济纽带和文化纽带。与近代兴起的实业家族不同，梁家纯粹以学术文化事业为中心。他们没有万贯家财，没有显赫权势，而给现代中国人的精神震撼却又经久不息。当近代许多政治领袖、军界巨头在历史记忆中模糊之时，梁启超、梁思成、梁思永……这些形象仍然耸立在人们的心中。这个脱胎于新会梁氏的文化世家具有怎样的魅力和意蕴？

本书以梁启超为中心，从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中评析梁家学者的人生历程、学术成就和思想探索，从而感受一个文化世家兴起、发展的生动历程和典型意义。

第一章

新会梁家

梁启超的名字在中国并不陌生。他是一位改革家，又是一位文化宗师。一百年前，他与康有为、谭嗣同等人发动的戊戌变法失败了，而影响却是那样持久。晚清、民国的新式知识分子无不受到其文章的感化。崛起于五四的知识分子多继承、发展了梁启超的思想，毛泽东、胡适、郭沫若、鲁迅……是明显的例证。青年毛泽东崇拜梁任公，因《新民说》的启发而创立“新民学会”；胡适自称“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”，思想上“不能不跟着他走”；郭沫若认为梁氏对旧思想的批判，“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”；青年学生无不“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”；至于鲁迅最突出的改造国民性思想，可以说直接来源于梁氏的“新民说”……

不论怎样评价梁启超的是非功过，都无法否认其思想导师、文化宗师的地位。他是近代中国的巨人，是时代造就的英雄。沧桑巨变的近代中国在芸芸众生中选择了梁启超，而不是别人，这并非寥寥数语所能解释。除了“时势造英雄”这种普遍规律外，岂可忽视其自身资质和成长环境？

一 家族·家世

近代文化名门中，新会梁家原来门第低微，属于乡村常见的耕读之家，地位、财富微不足道。有人说梁启超出身于大乡绅之家，有人说是自耕农。确切地说，不过是普通的下层乡绅，他的祖辈、父辈，正从农民向绅士转变。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缩影。

中国社会，士、农之间职业分途，文化熏染有异，行为方式和心理积淀存在区别，社会地位更是相去霄壤。绅士阶层是封建王朝的政治基础，掌握着国家的政治权力，享有各种特权。他们主导学术文化，传播主流意识和价值观念，也承担若干社会职责，管理地方事务，如排纷解难、举办公益、维护治安、劝导乡民。这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，令农、工、商人羡慕，而为之奋斗。

不过，绅士与农民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。相对于欧洲中世纪，中国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较大。豪门大族可能身败名裂、家产荡尽，沦落于社会底层。农民也可能在努力和机遇中跻身绅士阶层，甚至飞黄腾达。隋唐以后，除了极少数的封赏之外，农民进入绅士阶层的主要途径就是科举。科举制度与宗法社会共生共荣，强化了人们的科举意识和家族观念。

新会梁家就是这样一个典型。据说西周末年，秦仲的少子康封于夏阳的梁山，是为梁氏之始。康六十三代传至宋代的梁绍。梁绍中进士后，任广东提干，择居南雄珠玑里。广东新会梁氏发源于此。梁绍传三代到南溪，始迁居新会县的大石桥。明天启年间（1621—1627），梁南溪的十二代孙梁谷隐从东能的

大井里迁居茶坑村。据茶坑梁氏族谱所载：梁谷隐的十世孙名上悦，字光恒，生于乾隆二十年（1755），便是梁启超的高祖。其子名炳昆，字饶裕，生于乾隆四十七年（1782），即梁启超的曾祖。炳昆共有八子，次子名维清，字延后，号镜泉先生，生于嘉庆二十年（1815），卒于光绪十八年（1892）。他就是梁启超一再称颂的祖父，也是真正对梁家的兴起具有实际意义的人物。

梁启超以前，新会梁氏默默无闻，青史无名，茶坑村更不待说。这与艰苦的自然环境不无关系。这里既非政治中心，也不及富庶的江浙地区。梁启超自称：“余实中国极南之一岛民也。”^[1]新会县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南端，距省城广州一百余公里。县城往南二十多公里，当西江入南海交汇之冲，江口冲积而成七个小岛，茶坑村就在位居中央的岛上。这里虽然雨水充足，四季常青，但是天灾频繁。《新会县志》记载：

夏秋之间，时有飓风。其作也，断虹先兆，海气沸腾，狂飙震撼，毁屋拔树，徙舟于陆，浮苴于林。其势起东北而竟西南，或一岁一发，或数岁一发。又有石尤风。其作也，黑云翔涌，猝起俄顷……濒海地卑土薄，故阳燠之气常泄，阴湿之气常盛。二者相搏，少寒多暑，而村落依山者炎气郁蒸尤甚。^[2]

这里，人民多以薪炭耕渔为业，依靠辛勤的劳动维持简单的生活。梁启超的出生地茶坑村依山濒海、地势低洼、潮汐萦回，是极普通的乡村。村前为长期冲积和乡民自填自围而开垦的耕地，静静的小溪穿流其中，村后是树木葱翠的熊子山。19世纪早期的茶坑村仍然是一个平静而贫穷的“世外桃源”，大部分田地为农户私有，自耕自食，生活艰苦，养成了乡民勤俭、朴素、务实、刚直、粗犷的性格。

1815年，梁维清出生时，梁氏已是茶坑村的大家族。全村五千余人，其中梁姓约三千人，其他为余、袁、聂等姓。梁姓有远近不等的血缘关系，有族谱、

[1] 梁启超：《三十自述》，《饮冰室合集·文集之十一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9年版，第15页。

[2] (清)《新会县志》卷五，北京：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，第106页。

祠堂、公有族田——“祖尝”，还有政治机构“耆老会议”。家族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，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人们聚族而居，形成以家族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和思维定式。像亿万中国人一样，梁氏也深深浸染于家族文化之中。

据梁启超回忆，茶坑村形成了以家族为中心的自治制度。全村共分三保，梁姓为一保，其他各姓共为两保，三保联治机关称为“三保庙”，决定村中利害大事。梁姓的自治机关设在梁氏宗祠，称为“叠绳堂”，下面还有各支分祠。“叠绳堂”由五十岁以上的梁姓子孙组成“耆老会议”。“耆老”总数六十至七十人，并设值理四至六人（其中两人为会计），由壮年子弟担任。值理负责办理日常事务，也可列席“耆老会议”。值理一般知书达理、比较能干，家境也较好。梁启超的父亲曾长期任“叠绳堂”值理。梁姓还有一位“保长”，负责家族与官方之间的事务，每户出米三升作为“工资”，但其地位卑微，未到年龄也不得列席“耆老会议”。

“耆老会议”纯属家族活动，开会称为“上祠堂”，每年春、秋二祭的前一天举行例会，会期一两天到三四天不等。春祭会主要事项为指定来年值理，秋季会则报告财务安排及新旧值理交接。平时遇上重要事情也要举行会议，一般每年开会二十次以上，但出席会议的“耆老”们常常不及半数。“耆老会议”的主要内容是调解和裁判家族内部的纠纷。遇有纠纷，最初由亲支“耆老”调解，不服则诉诸“叠绳堂”，仍然不服才诉诸官府。“然不服叠绳堂之判决而兴讼，乡人认为不道德，故行者极稀。”祠堂是家族活动的中心，敬神祭祖都在这里举行。每次祭祀用过的肉（胙）都分给族内村民，分胙的多少成为家族内的奖惩标志。“子弟犯法，如聚赌斗殴之类，小者上祠堂申斥，大者在祠堂边跪领鞭朴，再大者停胙一季或一年，更大者革胙。停胙者逾期即复，革胙者未经下次会议免除其罪不得复胙，故革胙为极重刑罚。”

南方各省宗族观念根深蒂固，宗族械斗时有发生，广东尤甚。官府对此常常无能为力，听之任之。至清末，地方治安恶化，民不聊生。为保一方平安，许多家族都建立了乡团，梁姓也不例外。乡团由梁姓与三保联治机关共同组织，分担经费。团丁由壮年子弟自愿充任，但须得“耆老会议”的许可。乡团的枪支、弹药分别由团丁和祠堂值理保管。团丁可以领受双胙，但如盗卖枪支，将

会受到永远革胙的严惩。

梁氏祠堂的主要收入是“尝田”。“叠绳堂”有七八顷“尝田”，由本祠子孙租种，向祠堂缴纳十分之四的产品为租。同时，村里由淤积开垦出的新田地都归“叠绳堂”，不得私有。祠堂的收入主要用于扫墓、祭祠，也用于筹措治理村前小河的物料，资助正月放灯、七月打醮等娱乐活动。

茶坑村的经济活动也有家族色彩。村中有名为“江南会”的组织，类似于信用合作社，每会以二十年或三十年为期成立，会成之后，三年或五年开始抽签还本，先还者得利少，后还者得利多。所得利息，除每年岁末分胙及大宴会所费外，全都分配给会员。兴盛之时，茶坑村的江南会多达三四个。“乡中勤俭子弟得此等会之信用，以赤贫起家而至中产者盖不少。”茶坑村还有类似消费或购买合作社的组织，常常是若干家联合，以较廉价格购进大量肥料，或者合营出售本村的主要产品葵扇、柑子。这种组织多是临时结合，也有延续多年的。会中收取的若干费用，除捐助乡民娱乐活动外，一般都用于年终增加分胙。

乡村的初级教育——私塾，实际上是家族学堂。茶坑村梁姓共有三四所蒙馆，大多借用“叠绳堂”或各分祠作为教室。“教师总是本乡念过书的人。学费无定额，多者每年三十块钱，少者几升米。当教师者在祠堂得领双胙，因领双胙及借用祠堂故，其所负之义务，则本族儿童虽无力纳钱米者，亦不得拒其附学。”^[1]可见，茶坑村梁氏的主要社会活动，都是以家族为中心，家族是村民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和保护伞。因此，村民具有浓厚的家族观念。

与此相关的是尚读书、求仕进的心理。但凡一个显赫的家族，都必须有一些读书人，形成比较坚实的绅士阶层，跻身官场，或交游士林，以维护其政治、经济利益，并为家族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。他们也可通过家族传播主流意识和价值观念。然而，与许多名门显族不同，新会梁姓世代耕种，没有出过一位秀才。“耆老”只是一些年长的村民，虽然有贫有富，却主要是处理家族内部事务，“除了纳钱粮外，几与地方官无涉”。在有科第资财的他姓人面前，梁姓大而不

[1] 以上引文均见梁启超著《中国文化史·社会组织篇》，《饮冰室合集·专集之八十六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9年版，第58—61页。

显，没有权势，有时还受人欺侮。例如，有一年茶坑村“三保庙”唱戏，附近天马乡的人撑着旧船来看戏，临走时，却把茶坑的新船撑走了。对此，梁姓人毫无办法，没能把新船找回来。^[1]正因此，一般社会尚读书、求仕进的心理，在茶坑村梁氏表现得非常明显。梁姓家族尊师务学，且建立了励学机制。取得科举功名者可以从“公尝”得到奖励，有“功名”（秀才、监生以上）的年轻人也可参加“耆老会议”。

梁维清的祖父辈都是自耕农，他父亲是独子，从祖辈继承了较一般农户稍多的田产。他父亲“原以耕稼为业，后来因为激于邻乡的一个在广州府当差的人的欺侮，才出钱到县里买了一份粮差来当，但是不久，他因看不惯差人们的贪污腐败行径，便愤然辞职不干”^[2]。一家人衣食充足之后，自然希望儿子们读书上进。梁维清是嫡出的次子，两岁丧母，加上继母、庶母所生，共有兄弟八人。幼年丧母的不幸，锻炼了他刻苦坚忍的性格。作为兄长，他具有较强的家庭责任心。他除了熟悉家族事务之外，还一边耕种，一边攻读诗书，盼望家庭能有起色，也梦想获得科举功名，成为受人尊敬的乡绅。

梁维清学习的蒙学课本除《三字经》《千字文》《幼学琼林》之外，还有“四书”、《诗经》等儒家经典。他爱好书法，习柳公权体，字迹刚健婀娜，正如其人刚直、仁厚一样。他又涉猎官碑史书，成了家族中最有学识的人。经过多年的奋斗，他总算考取了“生员”。生员又称秀才，或诸生，原意不过指府学、县学里的学生，是国家规定的最低一级学品。成为生员便可以到省城参加乡试，考取者成为“举人”，然后赴京会试，成“进士”。总之，中了秀才便进入了绅士阶层。幸运者可以步步攀升，升官发财。时运不佳者也可成为下层乡绅，教授乡里，参与地方事务。梁维清成为秀才，对于世代为农的梁家是颇为重要的转机。

随之而来的喜事是，梁维清娶到后来官至广东提督的黎第光之女为妻。丈夫半耕半读，争取功名；夫人则相夫教子，操持家务，对增色梁家门庭十分尽

[1] 陈占标整理：《梁启超家庭出身的调查材料》，《新会文史资料选辑》第13辑，1983年，第3页。

[2] 佳木：《梁启超故乡述闻》，《广东文史资料》第12辑，1964年，第126页。